

俄国时期的母语（俄语）教育及布斯拉耶夫的《论国语教学》

王辛夷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提 要：母语是一个人的民族语言，是祖先的语言。母语教育是全球化语境中的重要命题，是民族国家强盛、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文化存亡之必须，为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加强我国的母语教育。俄罗斯的母语教育形成了一系列理论体系，对俄国早期母语教育以及布斯拉耶夫的母语教育思想进行引介，无疑会对我国的母语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促进我国的汉语教育走向更高层次。唯有如此，才能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打下坚实的基础。此乃强国战略之所需。

关键词：俄国；早期母语教育；布斯拉耶夫；论国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35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母语是一个人的民族语言，是祖先的语言。母语是发展思维、想象力、智力和创造能力的基础，是实现人格的基础，是熟悉人类文化及历史经验的主要渠道。母语教育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目的是让学生在母语中认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认同母语文化，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培育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母语教育不仅关乎受教育者语文技能的加强，更关乎一代代人生命素质的全面提升和人格的全面发展。在一个民族的教育中，只有将母语教育放在首位，才不会在世界飞速发展的进程中迷失自己，才不会丧失民族文化、民族精神。

公民素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而优质的母语素养则奠定了公民个体的人文底蕴。一直以来，世界各国对母语教育普遍予以重视，包括俄罗斯。19 世纪俄国伟大的教育家乌申斯基（К.Ушинский）曾指出：“儿童只有通过母语的媒介才能进入他周围人的精神生活，反之，儿童周围的世界也只有通过同样的穹顶——母语的媒介才能在他身上反映出其精神层面。”（Ушинский 1949：262）俄国作家库普林（А. Куприн）在上世纪初就断言：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是文明和文化的途径……学习和保护俄语不是无所事事的消遣，而是一种迫切的需要。俄罗斯的母语（俄语）教育形成了一系列理论体系，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对俄国母语教育进行探究、发掘其母语教学的有效途径和潜力，将会为我国的母语教育提供借鉴，以此促进我国的汉语教育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才能为他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俄国早期母语教育的历史阶段及其特点

回顾俄国的母语教育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萌芽期（18 世纪中叶之前），此时社会开始意识到语言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语言

被认为是国家政策的工具和文化的见证；

2) 形成期(18 世纪下半叶)，其时，关于母语的社会作用已经达成共识，同时在教育界也出现了一些反映母语社会作用的独立观点；

3) 成熟期(19 世纪上半叶至 20 世纪初)，包括三个阶段：

(1) 母语教育潜力的思想开始萌发(19 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反映语言各种社会功能的教育观点得到发展；

(2) 关于母语作为公民个性养成的条件的思想不断得到整合(19 世纪下半叶)。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在俄罗斯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语言来培养公民素养的思想获得了科学依据；反映教学与公民教育过程中母语使用的教育体系有了科学基础；

(3) 关于母语社会作用的思想在国内教育工作者的思想中形成了稳固的核心理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论述母语社会作用时的哲学科学思想。(参见 Опрятнова 2015: 3—20)

从前两个阶段看，18 世纪上半叶的特点是倾向于表现出关于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和使用语言作为公共政策工具的理念，其俄语教育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俄国作家、政治家、教育家的演讲中。卡拉姆津(Н. Карамзин)在 1818 年 12 月的一次演讲中说：“语言的丰富就是思想的丰富”。卡拉姆津特别关注年轻公民的教育问题。在他看来，教育公民的主要方式是母语，因为“它是年轻灵魂的第一所学校”。(Карамзин 1987: 71)马尔蒂诺夫(И. Мартынов)¹1807 年在俄国科学院发表了题为“论语言对礼仪的影响(О влиянии языка на нравы)”的演讲，他呼吁加强俄语的地位，培养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促进俄语的丰富性。针对时下许多国人过分依恋外语，马尔蒂诺夫指出：“如果科学院能够通过它的影响，使最优秀的一部分同胞学习本国语言而不是外语，那么它的功劳将是无价的，因为这不仅有助于用各种美来丰富本国语言，而且将在道德教育方面进行一场强有力的、最有益的革命。”(Мартынов 1807)

18 世纪下半叶的特点是，母语的社会作用的观念开始出现，在俄国历史文化和科学教育传统中母语被看成是民族自我意识形成的手段，是俄国学校基础教育的基础。关于母语的社会作用，罗蒙诺索夫提出了明确的教育观点。他是最早证明学习俄罗斯语言和文学是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和培养的主要手段的人之一。他的《俄罗斯语法》(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1755)一书主张尊重母语和整个民族文化。罗蒙诺索夫在书中写道：“俄国学生须知，虽然他们即使不懂语法也会说俄语，但主要的概念和拼写法仍是需要学习的……虽然无师自通的语言知识已经够用，但语法学习能够指明一条通往我们‘善良天性’的道路”。(转引自 Будилович 1869: 66)正是在罗蒙诺索夫的《俄罗斯语法》出版之后，“应当如何教儿童学习俄语”这一问题才首次被提出。《俄罗斯语法》中提出的三大方面(形式、功能、修辞)的并立，以及口语与书面语规则的迥异，都迫使教师不断思考上述三个方面在俄语教学体系中的主次轻重问题。《俄罗斯语法》是第一部科学的俄语规范语法，虽不能把它视作俄语教学史的开端，虽然当时的文科中学并未以这一著作作为教材进行俄语教学，但其在当时教师心目中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俄罗斯语法》一书也成为编写语法教材的主要依据。

最早提出将俄语纳入文科中学教学大纲的是俄国科学院。1783 年，首批俄语教学指导书颁布。扬科维奇·德·米利耶沃(Ф. Янкович де Мириево)²起草了《国民学校一级、二级教师指南》(Руководство учителям 1 и 2 разряда народных училищ)，参与制定俄国 1782—1786 年中学改革方案。他在奥地利成功推行教育系统改革之后被引荐给叶卡捷琳娜二世，来到俄国。1782 年，国民学校筹建委员会成立，其职责包括：1) 制定并逐步落实国民学校筹建计划；2) 培养师资力量；3) 将现有教学指导书译为俄语或重新用俄语拟定。1786 年颁布的俄罗斯帝国《国民学校章程》(Устав народных училищ)首次规定将俄语纳入文科中学教学计划，其中的第一章详细介绍了各年级的课程设置、教科书清单、教师教学方法指南、教师、校长和督学的职务说明等。该章程还积极解决了“母语”的教学问题。这是学校

语文教育领域的巨大成就，因为俄语不仅作为一门学科来教授，而且还作为教授其他学科的一种手段，这是对俄语与外语平等地位的认可。罗蒙诺索夫提出的“将自然习得的母语知识与语法知识相结合”的理念首获国家认可。（参见 Толстой 1886）《国民学校章程》规定了每个年级的教学要求，具体如下：“一年级：讲授读、写以及字母教学表中包含的基本语法规则；二年级：继续讲授书写知识，教授音节切分与拼写法教学表中包含的语法规则；三年级：继续讲授俄语语法，并配合拼写法练习；四年级：继续讲授俄语语法，并进行书信、账单、收据等应用文体写作练习。”（Лапатухин 1963：17）这种以语法贯穿整个教学大纲的安排非常合理，因为语法中囊括了语音、读写规则、词类、“词类组合”（即句法——笔者注）等必要知识。

到 19 世纪上半叶，俄国母语教育逐渐进入成熟期。这一时期，许多语言学家、作家、教师都参与到俄语教学法的创建当中，俄语教学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术语：“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俄语语法”（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俄语体系”（систем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俄国文学”（российск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国语”（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母语”（родной язык）、“俄语”（русский язык），不一而足。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 18 世纪俄国启蒙者观点和总体意识形态的延续和发展，它决定了公众舆论在教育问题上的人文主义取向。

19 世纪中叶，人文学科，比如俄语和文学以及其他古典与现代语言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这些学科被视为全面发展个性、熟悉民族传统和世界文明、培养尊重人类价值的有力手段。显然，此时对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认识得更加深刻。人们开始尝试解决教育内容、教育的全民性和普及性等问题，如教育家乌申斯基、作家托尔斯泰、文学家兼国务活动家希什科夫（А. Шишков）³、历史语言学家沃斯托科夫（А. Востоков）⁴等。乌申斯基在其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中十分重视和强调教育的民族性，把民族性作为他的全部教育活动的主导原则，认为民族性的最高表现是其语言。在《初级俄语教学》（О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м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母语〉教学指导书》（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 преподаванию по“Родному слову”）、《儿童世界》（Детский мир）、《祖国语言》（Родное слово）等书中，他强调形成了口头言语、语法学习和拼写的必要性，这需要发达的思维和连贯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乌申斯基称要善待母语，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理解民族文化的主要手段、熟悉民族文化不竭的财富，也是保护和发展我们的精神和物质遗产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为此，乌申斯基要求对俄国的学校教育进行改革，使之适应于俄国社会的需要和符合俄罗斯民族的特点。根据培养多样化发展个性的目标，乌申斯基提出了具体的学校教育计划，其中母语学习占据中心位置。（乌申斯基 1949：89—151）

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托尔斯泰认为，母语词汇、母语是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精神财富的体现，它是团结人民的有力手段。托尔斯泰指出，母语发挥着许多重要的功能。首先，它能让学生理解所学内容的意义，因此学习过程变得有意义；其次，母语是最重要的教育手段；第三，它是世代相传的一个环节，一个民族通过它把自己和前几代人的所有精神和道德财富传给另一个民族。（参见 Енова 2009）

19 世纪的俄国，其教育传统被西方模式所排挤，为了保护这种传统，母语作为民族特性支柱的问题被推到前台。其核心问题是对母语的态度问题。此处不得不提到希什科夫其人其事。苏联时期，希什科夫的主张都被视为是“反动”的，但应当指出，他积极参与国民教育部工作的数年，正值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时期，他在著作《俄语新旧音节论》（«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слог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中，清楚地勾勒出 19 世纪初俄国社会的问题。希什科夫所说的旧音节指的是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Г. Державин）⁵和其他当代作家的文风。所谓的“新”指那些“对法语怀有不可救药、丧失理智的热情”的人所推崇的西方文学，主要是法国文学，这些人包括相当一部分贵族和文学感伤派，他们宣

称在这种文学中找到了“新的音节”。希什科夫认为，教会斯拉夫语是俄语的根源和开端，而“新音节”崇拜者的最大错误在于，他们忽视教会斯拉夫语，在俄语中引入了大量法语的音节，即法语外来词和短语，却忽视了自己的语言财富，从长远来看，过多地借用外来词和引入外来习俗，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民族心理的侵蚀，这可能会导致俄语“彻底衰落”。为了捍卫国家的民族基础，希什科夫提请整个受过教育的社会注意所谓的民族实质。他抱怨道，在目前的大多数俄语书籍中“充斥着多么奇怪的、与我们的理解和耳朵格格不入的音节”。

（Шишков 1803）在希什科夫的努力下，曾长期（1804—1828 年）被排除在学校课程之外的俄语作为一门学科重新回到了教育机构。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教育形势的发展与总体文化进程相一致，先进的公众思想一再指出，在教育和培养年轻一代的过程中，有必要保留俄国的本土传统，回归民间的道德和精神源泉。这一时期，国民教育体系在新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得到了发展，与俄国初等教育改革有关的具体问题得到了积极的解决，比如关于母语教育。1874 年，《公立国民初等学校条例》（«Положение о начальных народных училищах»）颁布，第一部分第 4 条进一步明确：初等国民学校教学应使用俄语。

而希什科夫个人对古斯拉夫语情有独钟以及当时的教师希望将最新学术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这两点因素，催生了俄语教学界的历史学派。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方法通常与沃斯托科夫（А. Востоков）的名字相连。但沃斯托科夫编写的教材实质上与罗蒙诺索夫的语法体系异曲同工。维诺格拉多夫（В. Виноградов）曾经写道：“沃斯托科夫的俄语语法延续并深化了罗蒙诺索夫对俄语系统语法研究的传统。对语言现象本质的超凡脱俗和深入透彻，对语法概括的准确性和简单性，将语法范畴的要点与次要内容分开的能力，对大量材料的覆盖和选择的能力，所有这些语言天才的特征在沃斯托科夫的俄语语法中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尤其是在词法部分……。”（Виноградов 1946: 49—50）沃斯托科夫的主要科学成就之一被认为是 1859—1861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两卷本《教会斯拉夫语词典》、《教会斯拉夫语语法》以及诗学和诗歌理论方面的著作。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他非常关注俄语研究问题的发展。

俄语的作用和独立精神在沃斯托科夫的著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认为，应该研究俄罗斯语言的规律和语法的特殊性，不要把俄语与其他语言的规律混为一谈。19 世纪 20 年代末，沃斯托科夫耗时三年编纂了一本关于俄语的教科书。1831 年，他出版了供低级教育机构使用的《简要语法》（Сокращен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同时也出版了《俄语简要语法指南，完整版》（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по начертанию сокращён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полнѣе изложенная），被称为《完整语法》（Пол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沃斯托科夫的这两部语法都是根据当时的生活语言材料编制的，《简要语法》曾再版 16 次，《完整语法》再版 12 次（最后一版在 1874 年），成为对俄国语言学及语言教学的最大贡献。这些著作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罗蒙诺索夫的传统，另一方面对俄语事实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看法，在俄罗斯语言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各所文科中学教授的俄语知识不同，教育部也没有出台统一的教学大纲，关于俄语教学方式的争论日趋激烈。文科中学的俄语教学大纲由各校教师按《俄语语言与文学教师指南》（Наставление учителям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словесности），将语言课分为基础（前三个年级）和提高（后四个年级）两个阶段。（Лопатухин 1963）该《指南》系按照布斯拉耶夫（Ф. Буслаев）的思想制定，因此，布斯拉耶夫与加拉霍夫（А. Галахов）⁶合著的《军校俄语与文学纲要指南》（Конспек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дл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в военно-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ях）于同年（1852 年）发表也并非偶然。《纲要指南》中规定了多种分析方式：逻辑分析或句法分析、主旨分析、生词释义、词源分析、诗律分析、正字法分析、标点符号用法分析。此外，还罗列了四个示例来源：本国典范作家的作品、科技文章、民间语言、口语（Галахов и Буслаев 1852）。

《教师指南》与《纲要指南》发表后，各学区在国民教育部的倡议下展开了热烈讨论。随后，基于讨论结果编制了《教学科目课时规定》（Инструкц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объем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учебных предметов...）。直到 1872 年，才首次出台“学校教学大纲”，该大纲规定了统一的教学实践要求。

三、布斯拉耶夫的母语教育思想

纵观俄国早期的母语教育可以看出，在其形成与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是布斯拉耶夫及他的著作《论母语教学》。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布斯拉耶夫是俄国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古罗斯文学学者、俄语教学法的奠基人。他在斯拉夫语和俄语语言学、古代俄国文学和民俗学、美术方面的著作享誉世界，其独特的个性在 19 世纪众多杰出的学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同时代人的印象中，布斯拉耶夫不仅是“第二个罗蒙诺索夫”[德米特里耶夫斯基语（А. Дмитриевский）^{7]}，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道德高尚、善良宽容、活泼（“像水银一样有生命力”）、机智。“他对知识、对劳动的态度是如此朴实、开朗，以至于它们与他的人格融为一体”。他是“几代人的老师”[布杰语（Е. Будде）^{8]}。作为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和圣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布斯拉耶夫为提高中小学的语言和文学教学质量做出了巨大贡献。年轻时，布斯拉耶夫曾在莫斯科贵族家庭担任过几年的家庭教师。他不受标准课程和必修教科书的限制，熟读西欧语言教学法，寻求最自然、最有效的语言教学方法。这些都是其俄语教学法思想的萌芽。

布斯拉耶夫的教育思想首先表现在爱国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方面。他认为，俄语课程培养的是学生对祖国、对母语和高尚道德的热爱，而不仅仅是培养其言语修养和思维方式。爱国主义教育 and 道德教育是由课文内容形成的，语言是人民道德生活的表现形式。布斯拉耶夫把学习者的智力和道德发展放在首位，认为俄语母语教学与“学生精神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他写道：“母语与每个人的个性息息相关，教授母语就意味着同时要发展学生的精神世界。因此，在母语教学这一主题中，我们有必要在教学中探寻母语教学方法。”（Буслаев 1867: 3）。这段话概括了布斯拉耶夫关于母语教学的完整理念，终极目标是学生的精神和自然能力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天赋的发展。

在布斯拉耶夫之前已有不少俄语教学法方面的著作问世，但俄国的文献中始终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俄语教学法起源于 1844 年布斯拉耶夫的著作《论国语教学》（«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а»）。该书开创了俄国学校教学方法的先河，当时布斯拉耶夫只有 26 岁。

在这部著作中布斯拉耶夫提出了在国语教学中应考虑的基本规则：

1. 语法教学应以阅读作品为基础。必须让孩子们清楚地理解所读内容，并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包括口头和书面。
2. 在初学阶段，语法不应作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科学，而只能作为阅读、书面和口语练习的补充。
3. 母语语法教育的初始阶段主要是培养和发展儿童的能力，以及在口语和书面语表达时准确地使用俄语。
4. 高级阶段是语法学，把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学习与教会斯拉夫语、古俄语和新文学的阅读紧密相连。
5. 母语启蒙教学的方法应建立在逐步发展儿童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的基础上：它遵循自然本身的规律，无条件地从属于所教的科目。这种方法不会给学生带来任何新的东西，而只会使他已经拥有的东西更加清晰明了。
6. 国内语法以实际练习为基础，指导学生掌握读、说和写的技能。
7. 阅读和写作应与语法教学同步进行。

8. 实践中拼写和发音学习要借助词法和句法。

9. 有必要将母语与外语教学区分开来。因此，没有必要告诉儿童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10. 语法教育在小学可以取代逻辑学，到了高年级就学比较历史语法。

11. 一旦母语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就应赋予其系统性。

12. 熟知所有晦涩难懂和不确定的东西，是研究母语语言学的前提，母语语言学是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它不违背人文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与现实主义相协调。

13. 最高级别的母语教育，即比较一历史语言教育，应遵从启发式教学。过时的形式应向现代形式靠拢，外国形式应向母语形式靠拢。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自己通过已知的事物来发现未知的事物。（Буслаев 1992：67—70）

在这部著作中，布斯拉耶夫在俄国教育学史上第一个给出了有科学依据的教学法体系。他区分了“教学研究方法”（учебная метода）和（学术研究方法”（ученая метода）：“应明确区分学术方法和教学方法……教师应培养、发展、训练学生的各项能力：教师拥有的学识只有以适当的方式传授给学生，方能体现其价值。”（Буслаев 1867：1）教学方法的主要目标是基于教学经验和对学习结果的分析，研究学生的个性，提供科学的真实性材料，教育学生“认真学习并唤起对科学的热爱”（Буслаев 1891：第 10 章）。俄国教育体系长期受德国影响，没有自己的源头发端，布斯拉耶夫是历史语言学界毋庸置疑的权威，其著作无论对教育界而言还是对学院科学而言均极具价值，他作为俄语教学法的奠基人的确当之无愧。

在这部著作中，布斯拉耶夫指出了比较历史法在母语教学中的重要性，提出了在学校课程中加入语言史的问题。布斯拉耶夫认为，俄语学习要加入历史元素，即把古代文献和民间言语作为教学材料，并以此揭示母语的语音和语法规则；俄语学习还要研究语言历史和人民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决定语言结构的原则，并显示它们与语法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对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真正清楚地了解语言的规律，只有历史研究才能根本解释为什么我们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而不用另一种形式。”（Буслаев 1867；1992）

布斯拉耶夫认为，学习俄语的同时要学习古斯拉夫语，要根据历史文献揭示母语的语音和语法规律，要结合民族史研究语言史。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决定语言结构的原理，并显示这些原理与语法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对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真正清楚地了解语言的规律，只有历史研究才能从根上解释我们为什么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而不是用另一种形式。”（Буслаев 1992：69）。

布斯拉耶夫倡导把语言作为一个综合的整体，包括阅读、写作、言语发展、语法、词汇、词法，他高度重视实践练习：转述、作文、抄写、翻译、公文写作。布斯拉耶夫在分析民间传说和小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母语（俄语）的教学方法，同时考虑到母语所有要素的统一性——阅读、写作、言语发展、语法、词汇、词源学。他认为，教学工作组织得当的做法是：在语法、作品阅读、口语和书面语发展互关互联的情况下，分析词汇、融入词源学和修辞学知识、发展商务写作技巧和正字法、系统性展开言语修养教育。他解释了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在作品的艺术和审美特征背景下所学到的语言材料会在学生的灵魂中保留终生。对文学作品进行社会语言学或语言文化分析，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个性，这应该被视为向国民学校学生教授俄语的有效手段之一。这种分析的目的是让儿童熟悉课文中明确表达的和隐含的有关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习俗和礼仪、文化特点的信息，即吸收和理解课文内容和作者的艺术和审美态度。

布斯拉耶夫关于母语的语法教学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提出语法教学应以作品阅读为基础：“语法教学应以作品阅读为基础。其主要任务是让学生理解所读内容，学会正确地进行口头和书面表达。”而语法本身“只能是阅读、写作和口头练习的补充，不能作为独立的、成体系的科学而存在”。（Буслаев 1992：67）

这一理念因布斯拉耶夫的威望而得到积极贯彻，因而在 19 世纪 60 年代，语法教学备受青睐。

四、结语

公民素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而优质的母语素养则奠定了公民个体的人文底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中首次提出“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共处，而贯穿其中的一脉生命线首先是掌握基于语用规范、洋溢生命智性活力的母语。母语教学其实就是传输民族精神遗产的生生不息的文化流程。只有通过建立对独一无二的母语的尊崇感，才能促进学生早早养成对祖国和民族身份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而在全球教育市场中，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心无疑是发展母语文化最可宝贵的发展性精神资源。一国之母语，是该国文化建设和创造最重要的载体；未来公民的语用能力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文化兴衰乃至命运。因此，在文化软实力博弈的背景下，我们要重视母语教育，他国经验，为我所用，从而让民族文化的薪火代代长盛、永续辉煌。这也是实施“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中国语文教育的神圣使命。

附注

1 马尔蒂诺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771—1833），俄国语言学家、植物学家、翻译家和教师，俄科学院院士（1807 年起），公共教育制度的改革者。

2 扬科维奇·德·米利耶沃（Фёдор Иванович Янкович де Мириево）（1741—1814），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和俄国教育家，俄科学院院士（1783 年起），18 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和俄罗斯帝国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

3 希什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менович Шишков）（1754—1841），俄国作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回忆录作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海军上将（1824 年）。曾公开反对法语在文学界的统治。1824—1828 年，担任国民教育部部长。

4 沃斯托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Востоков）（1781—1864），俄国斯拉夫语言学家、诗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词典编纂者、翻译家。斯拉夫比较语言学创始人，俄国诗歌研究者。

5 杰尔查文（Гавриил (Гаврила) Романович Державин）（1743—1816），俄国启蒙运动时期诗人，俄罗斯帝国政治家，参议员（1793），俄罗斯帝国第一司法大臣（1802—1803）。

6 加拉霍夫（Алекс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Галахов）（1807—1892），俄国教育家、俄罗斯文学史家、教授。

7 德米特里耶夫斯基（Алексе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Дмитриевский），（1856—1929），俄国拜占庭学家、教会历史学家、基辅神学院教会考古学和礼仪学系教授。

8 布德（Евген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Будде）（1859—1931），俄国喀山国立大学东方师范学院教授、语言学家、斯拉夫学家，圣彼得堡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通讯院士（1916 年）。

参考文献

- [1]Ануфриева Е. М. Ушинский К. Д. О родном языке и его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о —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м значении[J/OL].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портал (лицензия н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9757-л,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о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СМИ №ЭЛ ФС 77-65391).
- [2]Будилович А. С. Ломоносов как натуралист, филолог с приложениями, содержащим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объяснений его сочинений по теории языка и словесности[C]. СПб.: Печатня В. Головина, 1869.
- [3]Буслаев Ф. И. 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а[A]. Соч. Федора Буслаева[C]. Москва : бр. Салаевы, 1867.

- [4]Буслаев Ф. И. Мо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дание В. Г. Фон-Бооля[М]. Москва: Тип. Г. Лисснера и А. Гешлера, 1891.
- [5]Буслаев Ф. 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а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для пед. ин-тов по спец. «Рус. яз. и лит.»][С].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2.
- [6]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Русская наука о русск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языке[А].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МГУ(Т.3, кн.1)[С]. Б.М. 1946.
- [7]Дашкова Е. Р. О смысле слова «воспитание»[М].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1.
- [8]Енова И. В. Л. Н. Толстой о значении родного языка [А]. Толстой и природа 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С]. Орехово-Зуево: МГОПИ, 2006.
- [9]Енова И.В.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е обучение родному языку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педагогике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 ... кандидата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D]. Москва, 2009.
- [10]Карамзин Н. М. Язык и словесность - главные способы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А]. Антология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России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С]. Москва: Педагогика, 1987.
- [11]Конспек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дл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в военно-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ях,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А. Галаховым и Ф. Буслаевым,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Наставления дл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оспитанников военно-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ого 24-го декабря 1848 года[М]. СПб: тип. Штаба воен.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1852.
- [12]Лапатухин М. С. Из истори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редн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ях России: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по метод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D]. Москва: М-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1963.
- [13]Мартынов И. И. О влиянии языка на нравы[А]. Антология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России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С]. Москва: Педагогика, 1987.
- [14]Опрятнова Ю. Г. Социальная роль родн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средства воспитания учащихся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х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педагогов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18 в. – начала 20 в. Афтореферат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D]. Оренбург, 2015.
- [15]Степанов Ю. С. Методы и принцип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75.
- [16]Толстой Д. А. Городские училища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II [С]. СПб.: Тип. Имп. акад. наук, 1886.
- [17]Ушинский К. Д. Родное слово [А]. К. Д. Ушин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 6.)[С]. М.–Л.: Изд-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1949.
- [18]Шишков А. С.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о старом новом слог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М]. СПб.: Тип. В. Плавильщикова, 1803.

Mother Tongue (Russian) Education in the Russian Period and Buslaev's *On the Teaching of the State Language*

Wang Xin-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mother tongue is an individual's national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their ancestors.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s a significant topic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ssential for the strength of

a nation-state,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survival of national culture. Therefore, we should place great importance on and strengthen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Russia has develop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troducing early Russian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and Buslaev's ideas on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will undoubtedly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advancing Chinese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to a higher level.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spreading China's voice, and showcasing China's image," which is a strategic necessity for national strength.

Keywords: Russia;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Fedor Ivanovich Buslaev; *On the Teaching of the State Language*

作者简介: 王辛夷（1961—），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北京大学本科、硕士学位、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俄语语言学，比较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25-01-09

[责任编辑: 张春新]